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与 武当七侠师徒之情论析

**A Study of the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San Feng and the Seven Heroes of Wudang in
*"The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陈紫莹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陈明彪 师

呈交日期: 10/8/2018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2
第三节 文献回顾	4
第四节 论文架构	6
第二章 张三丰与武当七侠	8
第一节 武当派的创立	8
第二节 武当七侠的培养	9
第三章 七侠之经历及与张三丰之感情表现	13
第一节 俞岱岩遇害之退出江湖	13
第二节 张翠山失踪归来及愧疚自刎	16
第三节 莫声谷之死与宋远桥掌门人之位被革	18
第四章 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	21
第一节 张无忌的成长历程	21
第二节 张无忌对于张三丰的继承	23
第五章 结语	31
参考文献	34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与 武当七侠师徒之情论析

**A Study of the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San Feng and the Seven Heroes of Wudang in
*"The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5ALB07594

日期：10/8/2018

摘要

师徒之情是非血缘关系中存着真挚且深厚感情的一份情感，若师徒之间感情极深，亦能情比父子、母子，甚至情逾骨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身为师父的总会像父亲一般教导徒儿待人处世的道理，从而建立了另类的“父子之情”——情同父子的师徒之情。《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与武当七侠的师徒之情凸显了超越血缘的真挚情感。张三丰与七位徒弟之间的默契配合和心意相通，是经历长时间累计而成的。

武当七侠在武林中行侠仗义，除了拥有极高的武功造诣外，他们的处事风格都继承了张三丰。张三丰对前来拜师求艺的弟子的武功资质、品德行为都进行了考核，所以武当七侠入门后个个都成大器。他们师徒朝夕相处，张三丰除了传授武功给他们之外，也教导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行侠仗义之举，徒弟们都继承了他的侠义精神，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师徒之情。

武当七侠行走江湖之时经历了种种境遇：俞岱岩因屠龙刀而惨遭陷害导致手足残疾、张翠山愧疚自刎、莫声谷被宋青书杀害，七侠中的三侠因此而消失于武林之中。张三丰与弟子之间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别之苦，身为师父的张三丰更是尝尽了丧子之痛。在这些过程中，从他们师徒之间的情感表现可以看出张三丰与武当七侠的师徒情深。张三丰对于张翠山之子——张无忌的疼爱和照顾，更把他与徒弟之间情逾骨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关键词】《倚天屠龙记》、张三丰、武当七侠、师徒之情、张无忌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我没办法在如此宁静美好的校园完成我的学士学位，更别说有机会完成这份论文。我向来都只对他们报喜不报忧，他们也非常了解我的性格，即使知道我有困难也从不拆穿，反而还常常给我鼓励，并嘱咐我三餐要按时吃，也别忘了照顾好身体。在撰写这份论文时，我常常忘记致电家里，他们为了不打扰我的进度，只通过简讯给我发信息，提醒我按时吃饭、按时休息。

接着，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明彪老师。我想在此谢谢老师对我的肯定，愿意多收我作为他的论文指导学生，并且在我毫无头绪之时，建议我关于论文的研究方向。在撰写论文遇到困难时，老师也很有耐心地与我一起讨论所遇到的难题，并一一解答我所有的问题。此外，老师也一直关心我的进度，让我非常感恩的是，老师在百忙中还抽空逐字逐句、仔细地检查我的论文，还很细心地修改我论文的错误之处。

最后，我要感谢一班很关心我的朋友。他们在这期间愿意用自己的学生证替我借书，还愿意陪我到图书馆坐上一整天，与我作伴，让我在奋斗的路上不会感到孤单。此外，他们周末有回家时，都会从家里带些食物回来给我，让我可以在撰写论文时有家常便饭可以吃，不至于要每天吃面包过日子。

感激不尽，谢谢大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倚天屠龙记》是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之作，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小说。或许有人会疑惑《倚天屠龙记》与前二部的“射雕三部曲”系列并无多大关系，故事也发生于前两部小说故事的近百年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与前两部书中人物没有多大的联系，虽然有提及到郭靖郭大侠、黄蓉等《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但其故事情节与发展却与其他二部并无很大的联系。书名皆与前两部不同，并没有将“雕”字列入书名，小说也与“雕”毫无关系。陈墨在《陈墨评金庸系列》的《赏析金庸》里说过：“这三部的名称最好不叫做‘射雕三部曲’，而叫做‘英雄三部曲’”，《倚天屠龙记》之所以列入“射雕三部曲”的原因皆为这三部小说塑造了为国为民的大侠客英雄的主角：郭靖、杨过和张无忌。

《倚天屠龙记》于 1961 年在金庸与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其声名成就对于他之创办《明报》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陈墨，2015：11）倪匡也说过《明报》之所以不倒闭靠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的故事时间轴前后跨度一百年，小说主要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背景。书名之所以命名为《倚天屠龙记》，是因为剧情围绕着“倚天”，即倚天剑和“屠龙”，即屠龙刀这两样兵器展开。多数人对于《倚天屠龙记》的印象，是男主人公张无忌的男女之情，对他究竟最钟意哪位姑娘和选择哪位姑娘为伴侣较感兴趣亦或者对小说里各个门派的武功充满好奇。

除男女之情外，金庸在 1977 年修订版《倚天屠龙记》后记里提及：“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金庸，2001：1662）由于学者对于小说中的师徒之情研究不多，故笔者认为《倚天屠龙记》里所叙述的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七兄弟以及张无忌之间的师徒之情，值得被关注与研究。

武侠小说，剧情必然少不了对于出神入化的“武”的描写，同时也着重描写小说人物如何行“侠”仗义。此外，小说对于“情”的部分也是非常注重的，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与“武”、“侠”不同在于它与现实生活无法分隔。故，研究与探讨小说中所叙述的“情”是决然的。除却了男女之情，本论文将以《倚天屠龙记》一作，探究金庸在小说后记提及的：“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金庸，2001：1662）——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他们师徒之间的感情极深，甚至情同父子，是值得被关注的议题。

笔者希望通过本论文，探析小说中所展现出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并从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来进一步探析他与武当七侠情同父子的师徒之情，试图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小说中不应被忽略的此部分。除此之外，笔者也希望通过本论文得以对金庸和其武侠小说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金庸共创作了十五部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将其主要小说题目的首字编成的一幅对联；以上十四部再加上《越女剑》一部，总

共为十五部。金庸的小说均有三个版本，即旧版，亦称作连载版，是在报刊上连载的小说版本；新版，亦或修订版，是金庸将旧版重新修订的版本；以及新修版，即是世纪新修版，是在 1999 年至 2006 年间修订的版本。《倚天屠龙记》前后共修订了两次，金庸于 1961 年在《明报》刊载，于 1977 年对其作了第一次的修订，并于 2003 年作了第二次的修订。

关于小说版本的选择，本论文以修订版，即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倚天屠龙记》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由于本论文将以宋青书被张三丰击毙的情节来凸显出张三丰与徒弟之间的师徒之情，故选择修订版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此因为修订版中的宋青书是被张三丰亲自击毙，能凸显出张三丰与徒弟们的师徒之情。在旧版中，宋青书是死于周芷若之手；而在新修版中，宋青书则是因回到武当山情绪激动而气绝身亡。此外，除了小说最后张无忌的感情选择有所变动之外，其他部分都大致相同，与此次论文研究的师徒之情没多大的影响，故笔者以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作为主要研究的范围。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倚天屠龙记》中展现出张三丰与武当七侠的师徒之情，以及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之章节取材：第三回〈宝刀百炼生玄光〉、第四回〈字作丧乱意彷徨〉、第五回〈皓臂似玉梅花妆〉、第八回〈穷发十载泛归航〉、第九回〈七侠聚会乐未央〉、第十回〈百岁寿宴摧肝肠〉、第十一回〈有女长舌利如抢〉、第二十四回〈太极初传柔克刚〉、第二十五回〈举火燎天何煌煌〉、第三十二回〈冤蒙不白愁欲狂〉以及第四十回〈不识张郎是张郎〉，以上章节皆展现出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以及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本论文以该章节来探究和论析《倚天屠龙记》中“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张三丰与武当七侠师徒之情。

二、研究方法

由于研究对象为小说，故本论文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文本细读法即是以文本为中心，笔者经过细读小说文本后，把小说中有关张三丰与武当七侠师徒之情的情节，以及张三丰与张无忌二人的跨代之情的情节抽取出来，再次细读内容后进行归纳与剖析。

此外，本论文也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即是根据笔者所研究的课题，对其进行收集、鉴别及整理文献，根据这些收集的文献来获取有关资料以对研究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撰写本论文之时，笔者透过文献研究法，收集了关于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资料以辅助探讨本论文的研究课题。

第三节 文献回顾

在文献回顾方面，本论文针对研究对象——《倚天屠龙记》，对其相关研究资料，如专著、期刊论文和期刊论文作出论述。关于《倚天屠龙记》的研究甚多，各类对其的研究视角使这部小说变得更为丰富和精彩。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主题，笔者在此节以《倚天屠龙记》小说本身，张三丰、武当七侠以及张无忌小说中的人物，讨论和归纳前人的研究，以学者的探讨内容加以分类，从而加强本论文的观点。本论文将学者的研究范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小说研究，是学者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第二类为人物研究，即是学者对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研究，例如本论文将探讨的人物：张三丰、武当七侠以及张无忌。

第一类是小说研究，陈墨对于此类的研究的著作为多，他的《陈墨评金庸系列》共有十六本之多，当中所探讨的范围也很广，分类也相当仔细，如有版本、人性感情、武学、美学等。他的《初探金庸》、《重读金庸》、《赏析金庸》、《金庸小说赏析》、《形象金庸》、《人论金庸》等，当中有说明《倚天屠龙记》的主题——“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感情”、探讨武当七侠的性格、张三丰的人物形象等。此外，戈革所著的《挑灯看剑话金庸》，有对金庸每一部小说所作的评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倚天屠龙记》的评论。

第二类为小说人物研究，对于金庸小说中人物探讨方面，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对金庸小说中的主要男子皆作出了评论，当中也包括对于《倚天屠龙记》中主要男子的评论，如张三丰、张无忌、张翠山以及殷梨亭。陈墨的《赏析金庸》，皆有讨论人物的形象，如张三丰，当中也包括张三丰与弟子间的感情描写。此外，刘玉华撰写的硕士论文《金庸〈倚天屠龙记〉研究》概括了《倚天屠龙记》中的人物刻画，其中包括张无忌以及张翠山二人的人物刻画。

关于探讨《倚天屠龙记》的硕士论文还有郭吉仓撰写的《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侠义精神》，此硕士论文着重讨论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侠义精神。期刊论文则有王雅萌的《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兼论张无忌的性格塑造》，此论文分析了张无忌的这一生的遭遇与其性格塑造是有一定关系的。吴金霞的《论金庸小说对张三丰形象的演绎》则分析了张三丰的人物形象。高启斌、王彧的《金庸小说中的侠与情》，当中有分析《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本身所涵括的“侠”与“情”。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论文主要探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本论文的总体内容将会分成五个章节来论述。第一章为绪论，共有四节。第一节为本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第二节是研究范围与方法，第三节为论文框架，以及第四节文献回顾。

第二章将进入本论文的研究讨论内容——〈张三丰与武当七侠〉，即笔者探讨张三丰年少时的经历和武当派的创立。一个门派的创立预示着掌门人将传授该派的武功于徒弟们，而张三丰所创立的武当派门下就拥有七位人品端正、武功高强的徒弟——武当七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三丰与武当七侠师徒情深，情同父子。张三丰的任何一个决定，他们定遵守并无异议，绝不会违抗师父的意愿。

第三章〈七侠之经历及与张三丰之感情表现〉，笔者将以武当七侠在江湖上的经历，从中根据张三丰与七侠的情感描写，探讨他们“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金庸，2001：1662）。笔者通过三个小节：“俞岱岩遇害之退出江湖”、“张翠山失踪归来及愧疚自刎”，以及“莫声谷之死与宋远桥掌门人之职被革”，理出他们之间师徒情深的表现，因为在乎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所产生的诸多情感，如心痛、悲愤、悲恨等情绪。笔者也探讨他们在经历了种种悲痛后所采取的行动，以展现出他们情逾骨肉的师徒之情。

第四章〈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笔者将通过张无忌对于张三丰在人格精神以及武功的继承，探讨二人之间感人的祖孙情谊。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中张五侠张翠山之子，张三丰亦是他的太师父。由于张无忌是爱徒张翠山的独子，

所以张三丰对张无忌可谓是无比关爱和照顾有加。笔者将探讨他们太师徒二人之间的感情，从而进一步凸显出张三丰与武当七侠深厚的师徒之情。

第五章为结论，经过分析与探讨小说中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后，针对探究结果给本论文作出总结。

第二章 张三丰与武当七侠

第一节 武当派的创立

一个门派的诞生通常由一位武功盖世的人创立而成，在《倚天屠龙记》中，威名赫赫的武当派是由张三丰在离开少林寺后自创的一个门派。张三丰本名为张君宝——是少林寺藏经阁里扫地烹茶的杂役，亦是觉远和尚的徒弟。他自小与觉远和尚相依为命，在少林寺中打扫藏经阁和服侍师父，却因在昆仑三圣——何足道领教少林寺武功之时，欲救其师父阴差阳错使了郭襄所赠的铁罗汉里的罗汉拳，而遭受少林寺的追杀。此后张君宝因偷师的罪名成为少林寺的叛徒。

觉远和尚因救他而在逃命途中圆寂了，就此剩下他一人。他本是少林寺弟子，却被少林寺上下追杀，有家归不得。天地茫茫，张君宝觉得自己并无安身之处，本想遵从郭襄的嘱咐到襄阳去找郭靖郭大侠，但当他在武当山下休息之时，看见一对因为丈夫要投靠他人而争吵的夫妻，从而打断了他欲寄人篱下的意愿。从此，张君宝即在武当山上修习师父觉远和尚所传授的九阳真经。

张君宝在十年间内力大进，他也在这期间读道藏，对道家练气之术颇有心得。在一日的闲游中领会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从而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互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派武功。张君宝“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金庸，2001：74）这奇人张三丰既是少林寺曾经籍籍无名的小僧，亦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更是江湖上人称“武当七侠”的师父、张无忌的太师父。

第二节 武当七侠的培养

“武当七侠名头响亮，武林中谁不敬仰？”（金庸，2001：345）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七侠是名震寰宇、声威极高的武林中人，其乃张三丰武功高深、德艺双馨的七名徒弟——江湖人称“武当七侠”。在第三章〈宝刀百炼生玄光〉中，“武当七侠中宋大侠有四十来岁，殷莫两位还不到二十岁，余下的二两侠姓俞，四两侠姓张”（金庸，2001：90）此处介绍了武当七侠，依序为：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山、殷梨亭以及莫声谷。他们自武当山下山行道以来，被称为武艺高、行事正的大侠，也是武林中无人不知的“武当七侠”。

武当七侠皆由张三丰亲自收为武当派第二代弟子，正式进入武当派时须先通过张三丰的各种考核方能入门成为武当派弟子。张三丰在收徒之前，对每人的“品德行为、资质悟性，都曾详加查考”（金庸，2001：371），可见张三丰对于入门弟子的要求不仅仅是以武功资质为原则，对其弟子的品德行为也是苛求的，因此武当七侠“入门之后无一不成大器。”（金庸，2001：371）张三丰对于他的衣钵传人要求是“首重心术，次重悟性”（金庸，2001：320）而非如一般教派所看重的是武功资质。在七侠当中，张翠山是徒弟中悟性最高且文武双全的弟子，这亦是为何张三丰最喜欢张翠山，以及希望由他来继承自己衣钵的原因。

在小说中，武当七侠出场时各个已经成才，难以了解张三丰是如何传授功夫予徒弟们，而他本身除了在俞岱岩受伤后所展现的以“武林至尊，宝刀屠龙……”二十四字组成的一套神功，以及后来在众人面前授予张无忌太极拳外，甚少展现自己的武功。他多数时间皆在闭关沉思，想自开一派与世间各门各派

全然不同的武学。此因武当派的武功乃得自于九阳真经，而当年觉远和尚也并非有意传授，自己亦年纪太小领略不多，因此觉得武当派的武功尚有缺陷。武当七侠中前五名弟子的武功皆由张三丰亲自传授，而六侠殷梨亭以及七侠莫声谷的功夫乃由师兄——宋远桥和俞莲舟代授。张翠山为五侠，在他底下有两名师弟，而他却是张三丰“亲授武功的关门弟子”（金庸，2001：129）。

〈宝刀百炼生玄光〉载：“武当七侠威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金庸，2001：90）可见武当七侠在江湖上高的威名，此因他们在江湖上行事光明正大、涵养功夫极高，所以人人敬仰。武当七侠声望在武林中非常高，即使在俞岱岩受伤害后退出江湖，张翠山失踪十年间，武当七侠只剩五人行走江湖，威名却是不降反升。在〈穷发十载泛归航〉中，当各派在舱中商议之时，各派都依照俞莲舟的安排入座，可见武当派在武林中声望极高，宋远桥、俞莲舟二人虽为武当派第二代弟子，却可和少林派高僧分庭抗礼，即连昆仑派辈分甚高的西华子也得敬重他们。

在〈穷发十载泛归航〉中，俞莲舟向殷素素介绍武当七侠：“我们七人各有所长，大师哥深通易理，冲淡弘远。三师弟精明强干，师父交下来的事，从没错过过一件。四师弟机智过人。六师弟剑术最精。七师弟近年来专练外门武功，他日内外兼修，刚柔合一，那是非他莫属。”（金庸，2001：316）这里得以看出武当七侠是各具特色的：宋远桥为人端严且具有长者之风，为师弟们所尊敬的师兄；俞莲舟武功高强且刚柔兼备，表面上虽冷酷，但对于师弟们疼爱不少，尤其在张翠山失踪十年归来后他也变得健谈起来；俞岱岩精明干练，稳重可靠，是张三丰的得力助手；张松溪智谋百出，行事思想极为周密，是七人之中常常提供解决方案之人；张翠山文武双全，聪明机灵，并且悟性极高，是张三丰盼以继承其衣钵

的弟子；殷梨亭性情中人，容易害羞，得师兄们宠爱于一身的师弟；莫声谷坦诚直率、刚正不阿，是办起事来不顾及情面的人。

张三丰的武功造诣很深，是个武功盖世的武当派开山祖师，为武林中人所认可。在武林中威望极高、赫赫有名的武当七侠即是由他传授并教导出来的行侠仗义之“侠”，乃“行侠仗义之事向来不敢后人”（金庸，2001：345）之七侠。武林六大门派中，仅有他们七人被冠上“侠”名——“武当七侠”。这归功于张三丰教导有方，他在传授武功予他们之外也灌输他们伸张正义、积德行善的道理，例如在他每年大寿之时要弟子们做善事，在遇到元兵作恶之时应当伸出援手为民除害等。他平日的教导造就了武当七侠光明磊落的行事风格，从而使得武当派成为武林中势头极大、人人敬仰的一个门派。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感情远超越了师徒之情，彼此之间的感情更情同父子。张三丰在收纳弟子之前亦对欲想拜他为师的人选进行一番考核，在经过他审核后才招收的弟子基本素质皆有相似之处，所以各个弟子都对他非常的敬仰且定会遵从他的所有教诲，不敢违背他。武当七侠对于师父的教诲铭记于心，这无疑是他们与师父之间的感情深厚，尊重师父而珍惜此情。例如在武当七侠听见外人批评师父之时会感到生气，但由于谨记师父的教诲都会隐忍着生气，不去跟侮辱师父及武当派之人计较。“张三丰生性诙谐，师徒之间也常说笑话。”（金庸，2001：115）这更显张三丰与其弟子们的感情已超乎了师徒之情，除了师徒间应有的一份尊重外，他们之间并无隔阂，可与师父谈笑风生。

张三丰作为武当七侠的师父，也常常为出外办事的弟子们担心。例如在他九十岁大寿那年，俞岱岩与张翠山未能及时回到武当山向他祝贺之时，他即开始担心这两个徒弟是否在路上遇上变故。再者，当看见俞岱岩遇难后以及张翠山在众人面前自刎之时，他悲痛的表现已超乎了身为师父对于徒弟的感情，反而更像是父亲对于孩子的情感。关于武当七侠的经历，以及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师徒之情的表现将在下一章详谈。

综上所述，张三丰自武当七侠拜师学艺以来，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已超越了师父与徒弟之间的份际，此从传授他们武功再到教导他们为人的道理可知，这让他们无论在武功上亦或是在思想行事上都有成就，把他们培养成江湖上人人敬仰的英雄，也因此提升了武当派的威望。此隐然可见张三丰虽为武当七侠的师父，却似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师徒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可谓情同父子！

第三章 七侠之经历及与张三丰之感情表现

第一节 俞岱岩遇害之退出江湖

张三丰九十大寿那年，俞岱岩奉师父之命前往福建诛杀剧盗，因途中剧盗收到消息而潜藏隐匿，导致俞岱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其藏身之处，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俞岱岩在赶回武当山途中卷入了海沙派和天鹰教抢夺屠龙刀的事件中，他被天鹰教陷害，中了“蚊须针”以及“七星钉”两种剧毒。他在受伤后被殷素素托都大锦护送回武当山，但还未被送到武当山上即被自称为武当七侠中的六侠接走了，此班人实为为了找寻屠龙刀下落而来的西域少林派。俞岱岩在被他们接走后惨遭金刚指力所伤而重伤，生死未卜。

此时，在武当山上的师父张三丰等着俞岱岩前来向他祝贺，武当七侠自宋远桥以下的弟子皆已逐一向他拜寿，唯独俞岱岩一人迟迟未到，让他感到事有蹊跷，开始不安起来。师兄弟们等得不耐烦，张翠山便下山等候俞岱岩。不料张翠山这一下山竟也迟迟未归，张三丰身为他们的师父，“素知这两个弟子的性格”（金庸，2001：115）二人下山后即音讯全无，让他不禁开始担心他们定是有了变故。而在张三丰身边的弟子们更是想法安慰，试图安抚师父的担心并逗其开心。此处表达出张三丰与徒弟们深厚的感情，张三丰非常了解两位弟子的性格，明知两人未归山定是遇上变故，然他依然相信他们能解决变故并安全归来，从而他放心的与身边的徒弟彼此安慰且谈笑风生。

当张翠山抱着俞岱岩归山，张三丰看见身受重伤的俞岱岩，不由得“胸中大震”（金庸，2001：116）心想为何他这“稳重可靠，能担当大事”（金庸，2001：115）的徒弟会遭遇不测，然无暇多问，立即替其疗伤。张三丰平时遇事

都泰然自若，但看见俞岱岩身受重伤，“双手竟然微微发颤”（金庸，2001：116），流露出“惶惑之色”（金庸，2001：116），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担心爱徒的伤势和对其遭遇不测而感到悲伤。

当殷梨亭询问俞岱岩的情况之时，只见张三丰叹了一口气，隔了半晌才回答道俞岱岩能否保全性命要一个月后方能知晓，但他的手足筋断骨折已无法再续，手脚残废，终究逃不过终身残疾的命运。张三丰为此感到痛惜，“这一生啊，这一生啊”（金庸，2001：119）道出了张三丰的绝望，他威震武林数十载，九十大寿之时竟要面对爱徒遭遇不测且身受重伤，生死未卜，甚至比自己还要早退出武林。再加上自己无法治好爱徒，对其因手脚残废无法动弹，武功将全失感到悲痛。

张三丰因为俞岱岩身受金刚指力所伤，四肢骨折导致全身残废感到悲愤，深夜难眠而临空书画“丧乱帖”，“一笔一画之中充满了拂郁悲愤之气”（金庸，2001：128）此处表达了张三丰对于俞岱岩遭遇不测甚是无比伤痛，故将这深沉的心情表达在“丧乱帖”的笔画中，“以遭丧乱而悲愤，以遇荼毒而拂郁”（金庸，2001：129）。张三丰接着又反复写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二十四个字，并且琢磨着这二十四字的含义，推想俞岱岩究竟因何受伤。由此可见，张三丰对其爱徒受伤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不仅心系俞岱岩的伤势，并且定要寻找他遭遇不测的原由，以为其伸张正义。

殷梨亭在俞岱岩为金刚指力所伤多年后也同样遭到了此不测，四肢被折断无法再续。当张三丰从赵敏那里得知另一名徒弟也被金刚指力所伤，原本受了空相“金刚般若掌”而受伤的他听见这噩耗后：“心头一痛，哇的一声，喷了一

口鲜血出来”（金庸，2001：967）张三丰身为师父，到了这般年龄，还要承受徒弟们全身残废的噩耗是为不该，但徒弟们接二连三的出事，让他难以承受这悲痛而口吐鲜血。由此可见，他们师徒之间的感情是无比深厚，甚至情若父子！张三丰会为出门在外办事的徒弟担心，看见他们遭遇不测之时会表现出惶恐伤痛之情；徒弟们厚爱师父，必要时会想办法安慰师父以解他的忧心和伤心。

俞岱岩受伤后便退出江湖，从此不再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到了后来赵敏及其麾下高手冒明教之名想灭武当派时，在情势紧逼下，身为武当弟子的俞岱岩不得不出面应对眼前的局面。由于宋远桥等师兄弟未归山，武当山上只剩张三丰、俞岱岩以及若干的第三、四代徒弟，而张三丰因受了空相一掌而受伤，为了护武当派之周全，在这必要关头，唯有由俞岱岩舍命御敌外已别无他法。凭就他们师徒俩多年的感情，张三丰亦知其意，并把他独创武功——太极拳传授予俞岱岩，且命他势必要忍辱传艺，将此套武功传至后代。

由此可见，俞岱岩虽全身残废，仍有大将之志，张三丰亦没因为他终身残疾而不信任他，反而还传授他绝艺，并要求俞岱岩忍辱负重，将太极拳传至后代，让武当派得以垂名千古。在此大难当头，要俞岱岩担起这重任，张三丰实是心疼，“这也难为你了”（金庸，2001：964）一句话道出了他对俞岱岩的心疼和愧疚。俞岱岩终身残疾，如此重任实不该由他来担任，但在危急之下，唯有让他舍命一搏承担武当派的担子了。此处亦可看出俞岱岩的性格确实与他师父所说的相符合：是个“稳重可靠，能担当大事”（金庸，2001：115）之人。

第二节 张翠山失踪归来及愧疚自刎

张翠山因俞岱岩遭受陷害，身受重伤一事，被师父委派前往江南调查师兄被毒害的源由。他在追查途中，因与谢逊抢夺屠龙刀，连同天鹰教殷素素一起被带到冰火岛。张翠山这一去便音信全无，自此失踪了十年，让其师父以及师兄们挂念了十载。当他与妻儿在冰火岛上生活十年后回到中原，第一位重遇的是二师兄俞莲舟，他们在归航途中遇上武当派与天鹰教因他与殷素素的失踪在打斗之事。在经历重重困难后，张翠山最终回到了武当山，与师父及师兄弟重逢，再续师徒、兄弟之缘。

张翠山回武当山之时恰逢师父百岁大寿，张三丰也在此时闭关出来，他心想自己能享百岁遐龄，这日子徒儿们必有一番热闹，但由于爱徒俞岱岩残废和张翠山失踪，这难得的百岁大寿显得“美中不足”（金庸，2001：359）。此处显现出张三丰对于徒弟们的情感，“美”的是张三丰知道徒弟们定为他的百岁大寿感到欣喜，大家齐聚的场面必会热闹无比；“不足”则是因为少了两位爱徒为他祝寿而深感遗憾；因为一个手脚残废，另一个则失踪了十年，音讯全无。

当他闭关多时出来后，“第一眼见到的不是旁人”（金庸，2001：359）而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爱徒——张翠山，随之“一搓眼睛，还道是看错了。”（金庸，2001：359）此处可见张三丰与张翠山之间情若父子的情景，张三丰在众弟子之中第一眼看见的竟是张翠山，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看错了，而后“忍不住紧紧搂着他，欢喜得流下泪来。”（金庸，2001：359）张翠山亦对恩重如山的师父思念不已，见到师父后竟扑到他怀里，“心情激荡之下竟忘了跪拜。”（金庸，2001：359）这里表达了他们异常思念对方，二人之间有情逾骨肉的师徒之情。而张翠

山在见到师父后竟然兴奋得忘了行跪拜之礼，此处更显示彼此的感情超越了师徒。分别十年后再次重逢的喜悦，以及十年间的苦苦思念之情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因而他们的紧紧相拥和欢喜之泪足以表达这久后重逢的复杂情感。

至于将他们二人的师徒之情表达得更淋漓尽致的是张翠山的不告而娶，且又娶了邪门之女这两件大事，竟被张三丰的几句话轻轻地便揭了过去。他不仅不指责张翠山，反而还教导他所谓的正派、邪徒并不是绝对的，更不应自居名门正派而心胸狭窄。这不仅教导了张翠山为人之道，更表现出他伟大的胸襟以及见识，展现了为人师表的宽容。在这方面，如宋远桥等人所想的那样：张三丰对张翠山“果然厚爱，爱屋及乌”（金庸，2001：360）不仅不责怪他娶了天鹰教教主之女，还以此事为鉴教导他为人之道应具伟大胸怀，从而更深一层地描写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师徒之情。（陈墨，2015：129）

可惜的是，张三丰与张翠山二人始终逃不了阴阳相隔的命运，终究无法再继续师徒之缘。张翠山因为重兄弟之义，为保密义兄谢逊的踪迹以及愧对于师兄俞岱岩而自刎。张三丰在目睹了爱徒自刎身亡后，虽“心如刀割”（金庸，2001：389），但迫于要救助被挟持的无忌，使他必须“心神不乱”（金庸，2001：389）。等到他发现无忌中了玄冥神掌而生死未卜之时，加上爱徒之死的悲痛，使他的哀痛之情一触即发。男儿有泪不轻弹，张三丰却“脸上老泪纵横”（金庸，2001：394），表现出即使他拥有百年的修为，却因阻止不了爱徒自刎以及自己无法救治其唯一的后嗣而悲痛流泪，从而质疑自己活到一百岁有何用，甚至还道出：“我还不死的好”（金庸，2001：394）如此“消沉哀痛之言”（金庸，2001：394）。由此可见，张三丰对于张翠山的爱极其深厚，原本胸怀

淡然的他，竟因为丧失爱徒的悲痛而质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变得消极。这一切皆因他爱徒心切，此情节将二人之间情逾骨肉的感情表达得深刻动人！

出于爱徒的原由，原本不排斥天鹰教的张三丰在经历了张翠山自刎之事后，继而开始改变对天鹰教的想法。自此，天鹰教派遣前来探望无忌的人和送来的礼物都被武当派拒绝了。张三丰此后便全心全意地照料无忌，对他的疼爱不比徒儿们少，而后更是愿意为了无忌而屈尊求教于少林寺。这皆源于无忌是他的爱徒之子，张三丰对无忌的感情寄托主要原因是张翠山，此处更深一层地表现了张三丰与张翠山情逾骨肉的师徒之情。

虽然金庸先生曾提及他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写得也太肤浅了”（金庸，2001：1662），因为那时的他还不明白丧子之痛的经历，但就小说里张三丰在爱徒自刎后的情感表现，以及他后来对张无忌的无比疼爱和照顾有加，都深刻表现出他与张翠山之间深厚的师徒之情，让人深深感动！

第三节 莫声谷之死与宋远桥掌门人之位被革

莫声谷是武当七侠中排行最小的，他虽是老幺，但由于坦诚直率、刚正不阿，显得较为老成，师父及师兄们对他甚是宠爱。正因为他爱恨分明、刚正不阿，才使他惨死在自己侄儿手下。在第三十二回中，莫声谷因为撞见了宋青书因想见其心仪对象——周芷若而偷窥峨嵋派女弟子的卧室，性格向来刚直的他当然无法忍受宋青书这般恶劣羞耻、败坏门风的行为，便追赶他至石岗比武。莫声谷的武功自然不输于宋青书，但因陈友谅处心积虑的布局之下，莫声谷最终难逃一死，受了宋青书致命的一掌，死于自己门派的武功之下。

莫声谷之所以惨死，离不开宋青书心高气傲，且因美色经不起诱惑的性子。宋青书身为武当第三代最具实力的弟子，由于是宋远桥之子，他更是武当派寄以厚望的第三代传人。独得众人宠爱之下长大的宋青书造就了他心高气傲、心胸狭窄的性格，更妒忌张无忌武功高强且得到太师父的青睐，然而使他步入歧途最关键的原因是周芷若对张无忌的喜爱。他因此因爱生恨，最终走上了不归之途。这翩翩公子被“情”迷惑，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不仅亲手杀了师叔莫声谷，还让其父亲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武当派不幸出了这等“忤逆犯上”（金庸，2001：1632）的恶徒是“门派之羞”（金庸，2001：1632），而莫声谷毙命于宋青书这武当叛徒手下实为巨大的屈辱！

宋青书在屠狮大会中与俞莲舟比武之时被打至头骨破裂，全身残废。经无忌救治后，他才得以延续性命，并被无忌与俞莲舟等人送回武当山。当他父亲得知他这“忤逆不孝的畜生”（金庸，2001：1655）回到山上之时，激动得想杀了他，但碍于父子之情，始终下不了手，反而“回过剑来，疾往自己小腹上刺去。”（金庸，2001：1655）这已不是宋远桥第一次因愧疚而想以死谢罪，他在宋青书与陈友谅等人的谈话中听见宋青书亲口承认杀死莫声谷时，因愧对莫声谷而自刎，但成功被无忌阻止此悲剧的发生。此时，他称宋青书为“畜生”表达出他对这大逆不道的儿子的绝望。宋远桥因无法替师弟莫声谷讨回公道深感愧疚，也对自己的教导无方，愧对师父以及辱没门派声誉，从而选择以死谢罪。张三丰见此情况，即道：“我武当派门下出此不肖子弟，远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不幸。”（金庸，2001：1656）说完便伸出右手击毙宋青书。此处可见张三丰实是心疼宋远桥，不愿让他背上杀子罪名，继而还安慰了徒弟一番，但宋青书这“不肖子弟”（金庸，2001：1656）理应以门规处置，故杀之以为其徒莫

声谷报仇。张三丰这一击可说是一石二鸟，不仅为爱徒莫声谷报了仇，还能保住宋远桥的性命，承担其责任，让其不因愧疚而以死谢罪。

张三丰到了百余岁这年龄，还得接受徒弟们接二连三的噩运：俞岱岩受重伤终身残疾、张翠山愧疚自刎，再到莫声谷惨遭徒孙杀死，这些事一件比一件更伤其心。莫声谷是张三丰爱徒之一，身为武当七侠中的老幺，他更是深受师父和师兄们的疼爱，集众人宠爱于一身的老幺竟被自家弟子杀死，如何不让众人伤心欲绝？身为一代宗师的张三丰更是绝望和哀痛。手心手背都是肉，虽然宋青书是他爱徒的亲子，但杀徒之仇不容带过，张三丰的一句“这等逆子，有不如无”（金庸，2001：1656）表示了必须清理门户，但亦不想宋远桥为难，所以亲自收拾残局——杀死宋青书。由此可见，张三丰爱徒心切，心系莫声谷之死的雪恨，亦不愿宋远桥因为难并感到惭愧而以死谢罪，从而再失去一名徒弟，所以亲手击毙宋青书，张三丰这两全其美的做法让人佩服其考量情理的周到！

虽然张三丰不愿让宋远桥为难而亲自清理门户，但宋远桥在此事上“确有罪愆”（金庸，2001：1656），因而被师父革除掌门人的职位。革除掌门之职，可谓是张三丰对宋远桥失职的惩罚，因为他对儿子的教导无方已有辱武当派名声。但革除了宋远桥的掌门之职，实际上也能减轻宋远桥因为宋青书弑叔一事而对于师父及七弟莫声谷的愧疚之感。此处得以看出张三丰对于徒弟的疼爱和教导，以严惩作为教导他们的利器，同时也展现了张三丰身为武当七侠师父威严的一面，一切以门规为准：处死大逆不道、有损武当名誉的武当叛徒宋青书、革除对于亲子疏于管教而让武当派出了败坏门风弟子的宋远桥。由此可见，虽然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师徒情深，平时固然皆与徒弟们谈笑风生，相处融洽；但在徒弟犯错之时必会秉公办理，绝无偏私。

第四章 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

第一节 张无忌的成长历程

张无忌是《倚天屠龙记》中的主角，小说即是记述张无忌的成长道路，他经历了多样的境遇：首先在冰火岛出生，后来回到中原。他在中原遭遇了种种不同的事情，如亲眼目睹父母双亡、身受玄冥神掌命在旦夕、二次遭朱长龄欺骗下场惨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救明教于水火之中、当上明教教主一职、继承张三丰独创的武功，最后选择与赵敏隐居退出江湖。张无忌是武当五侠张翠山与天鹰教殷素素之子，亦是张三丰的徒孙。张无忌看起来没有通常武侠小说主人公那样的英雄气概，性格上也不是那么激烈和鲜明。正如金庸先生所说，张无忌的性格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金庸，2001：1661）：老实、厚道、随和、软弱、易受环境影响、做事优柔寡断，总之是做人有些平庸。（陈墨，2015d：171）无忌之所以拥有如此善良淳厚的性格与他的出生地，以及生长环境有关。他出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冰火岛，从小独得父母以及义父的疼爱，没见识过大陆上的阴险狡诈，缺乏社会经历，更没接触过谎言，从而造就了他诚实、单纯及易受骗的性子。

张无忌在九岁以前生活在冰火岛上，过着与世无争、幸福安逸的生活。当他随其父母回到中原后经历了无数的劫数，让他不得不离开单纯的世界，面对大陆上险恶无比的世面。当他回到中原不久，就目睹了父母的死亡，而其父母的惨死与他的天真有一定的关系。其因为当他母亲殷素素告知众人：“那胡作妄为的恶贼谢逊便此死了”（金庸，2001：291）而父亲张翠山也随之道：“谢逊在九年之前便已死了”（金庸，2001：292）父母亲对于谢逊消息的一应一和让

年纪尚小且不懂世故的张无忌感到错愕，认为义父明明尚在人世，不明父母亲这番说辞的原因，于是便大哭道：“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他没有死”（金庸，2001：292）这一哭闹造成了一场大祸，不仅间接导致了父母亲的死亡，更使他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切皆源于他从小所处的环境以及缺乏社会经历所致。

不仅父母惨死，张无忌自己也中了玄冥神掌，连武功盖世的太师父张三丰也束手无策，即便是蝶谷医仙胡青牛也没办法治好他身中的玄冥神掌的寒毒。张三丰更为了医治无忌身受的玄冥神掌，不惜不顾及自己的身份、面子带着无忌前往少林寺去寻求能够救治他的九阳真经。关于张三丰以及张无忌徒孙二人之间的情感表现将在下一节详论。从此，张无忌每天都在玄冥神掌的阴寒痛苦中度过，过着生死未卜的日子。然而父母的惨死并没有让他受到教训，其淳厚性格依然没变，虽然他已决意即使是死也绝不说出义父谢逊的消息，但就他单纯易受骗的性格，还是中了朱长龄的圈套，甚至主动说出了义父就在冰火岛的秘密，险些就害其义父陷入危险之中。张无忌后来练就了九阳真经，医好了自己身中的玄冥神掌，不再受阴寒之苦。

后来，无忌在武林六大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之时挺身为明教就义，力退六大派，停止了纷争，并在明教教众的推举下成为明教教主。他当上教主后计划前往冰火岛把义父谢逊接回中原，以让其来当明教教主。不料在前往冰火岛途中遇上了明教众人中了赵敏“十香软筋散”之毒、殷梨亭受伤事件，以及赵敏假冒明教先诛少林、再灭武当的情况下重回武当山。张无忌以武当道童身份使其太师父自创的独门武功——太极拳以及太极剑打败了赵敏麾下的高手。张无忌除了在武功上继承张三丰，在精神上亦也继承了太师父的侠义精神，如对抗元兵、驱逐胡虏，存着驱逐鞑子之心。

张无忌身为张翠山的独子，其父亲亦是张三丰的爱徒。在张翠山自刎身亡后，张三丰对于徒弟的爱护以及疼惜即转到无忌身上，有意力保张翠山唯一的血脉。张三丰把无忌当成亲孙子看待，对他甚是疼爱。张三丰不仅愿意屈尊带张无忌前往少林寺寻求九阳真经，到后来传授他太极拳以及太极剑，这都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跨代之情。

第二节 张无忌对于张三丰的继承

张无忌回到中原不久就因为谢逊以及屠龙刀而惨遭毒手——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父母也因此在各门各派面前自刎身亡以隐藏谢逊的消息。原本张翠山和殷素素在隐瞒谢逊下落的过程中甚为顺利，但因无忌无意间透露了谢逊尚未死亡并且还称其为义父，致使父母亲的计划失败。年小且不通世故的无忌把谢逊尚在人世的秘密暴露了，使殷素素的“谎言”不攻自破。这造成他们一家遭到各门派的追问，导致他们回武当山的途中遇上了许多变故，不仅张无忌自己被掳走且还遭受玄冥神掌的重伤，甚至间接地导致父母的惨死。

张无忌中了玄冥神掌后，太师父张三丰以及宋远桥等六人不辞劳苦地轮流替他疗伤治病，把无忌体内寒毒吸出来，再自行化解所吸入的寒毒。起初无忌的体寒大有进展，但后来由于寒毒已浸入极深，张三丰等人无论如何催动内力都无法化解无忌体内的寒毒。此时唯有让无忌自己修习九阳真经方能化解身上的玄冥神掌之毒，张三丰就将九阳神功的练法和口诀传给了无忌，让其自行修炼。

无忌根据张三丰所传授的功法修炼了两年依然无法化除体内的寒毒，反而每在寒毒发作之时，所受的煎熬更是一日比一日更严重。张三丰以及徒弟们在这两年内对无忌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还为他寻找各种灵丹妙药，他们都希望能够保住张翠山唯一留下的骨血。张三丰爱徒心切，最为疼爱的弟子张翠山临终前亦把无忌交托予他，他对无忌的疼惜和照顾超越了血缘之亲。由此可见，张三丰和张翠山之间的师徒之情极为深厚，甚至情同父子。无可厚非的，无忌对于他而言即是他的亲孙子一般，从而二人也建立了一段祖孙情谊——张三丰与张无忌的跨代之情。

张无忌在中秋佳节突然发病，张三丰在此时决定带无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趟，寻求完整的九阳真经以挽救无忌的性命。峨眉派亦传得一份九阳真经，张三丰也多次致书以求此九阳真经，但都被灭绝师太拒绝，当下唯有向少林派低头以获得九阳真经的真诀方能解救无忌的性命。张三丰贵为一代宗师，以百余岁的高龄，竟屈尊向少林派求救，自是有失身份。然眼前无忌的病情已别无他法，亦念在张翠山的份上，张三丰虽知此次前往少林寺求救必然有失颜面，但为了无忌已顾不上这些虚名了！

张三丰此次前往少林寺受尽了屈辱，少林派更以他为“少林弃徒”的身份将之拒于门外，连寺门都不让其踏进一步，这无疑是当面侮辱了张三丰，对一代宗师颇为不敬。此外，空智大师还批评张三丰的武功乃从少林寺中偷学，并以此创立了自己的门派，有损少林派的名声，甚至还对其师父觉远和尚口出无礼之言，须知觉远的辈分比空智大上三辈，此处看得出少林派有意折辱张三丰。而殷素素临死前在各门各派面前“告知”空闻大师关于谢逊的下落，让少林寺一度陷入困境中从而耗损了不少高手，这两年来他们所受的气实为不少，所以

少林寺中上上下下的僧侣都借此机会折辱了张三丰一番。由于张三丰此次前去有事相求，所以非但不对他们的无礼言举加以指责和计较，更以谦虚的态度向少林派寻求唯一能解救无忌身受的玄冥神掌的“九阳真经”。

张三丰以谦虚求教的态度寻求九阳真经的真诀，他以“心慕贵派武学”（金庸，2001：403）为由，此次前来是向众位大师“求教”（金庸，2001：403），可惜这一说法却被误认为是出言挑战少林派。张三丰为了让少林派相信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只是想“请求指点”（金庸，2001：403），指点九阳真经中他至今疑难莫解及缺漏不全之处，他也原原本本地说出无忌如何中了玄冥神掌，以及无法驱除体内阴毒的缘由。张三丰还主动提出以他所学到的“九阳真经”全部告知少林派以作交换，让双方亦能参悟补足。这提出实对少林派有利，但少林派不但拒绝了，甚至还批评张三丰此举实属多余。

张三丰乃一代宗师，且百岁有余，到了这把年纪为了挽救无忌而遭受这般侮辱实在难为他老人家。由此可见，张三丰是多么重视无忌这位徒孙，宁可他受尽委屈也不愿放弃任何能解救无忌的希望。无忌亦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儿，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还安慰了太师父一番。难能可贵的是命在旦夕的无忌竟然心系着俞岱岩的伤势，想着自己如能学得少林派的九阳神功，回去就能说给三师伯听，让他通晓两派的武功以治好他的手足残疾。张三丰对于无忌这份心意和年纪尚轻即有如此心地更是感到欣慰，认同无忌“确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金庸，2001：411），此处说明了无忌在思想上继承了张三丰的侠义精神，欣赏他在这般小小年纪就具备了侠义的本色，也证明了为何张三丰对无忌如此的疼爱。

他们二人离开少林寺后遇上常遇春与元兵正在打斗，张三丰素来最恨蒙古官兵行凶作恶，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当下便出手相救，打退元兵，并替受伤的常遇春治疗。张三丰在与蒙古官兵交手之时便知道常遇春是魔教中人，却不因此而放任他被元兵追杀，反而还救了他，甚至对慷慨豪爽的常遇春甚是喜爱。此处可见张三丰的豁达，对于正与邪并没有多大的偏见，只要不是心术不正之人都称得上是正人君子。常遇春虽是魔教中人，但却是个忠诚、勇敢的英雄，是个铁铮铮的好汉。这也是为何张三丰知道常遇春乃是魔教中人却仍愿意挺身而出相救的原因。

张三丰不计较常遇春魔教中人的身份，并对其出手相助，这种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深深的影响了无忌。张无忌后来在六大派围攻明教光明顶时挺身而出，救明教于水火之中，这见义勇为的出手相助，无疑是继承了张三丰的侠义精神。张无忌为明教挺身而出，“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金庸，2001：823），此处可看出无忌与张三丰一样，对于正与邪皆持着中立态度，并没有多大的偏见。在这方面，无忌的豁达似乎超越了张三丰，不仅不计较正与邪之间的差异，他还希望二者可以言和、和平相处。张无忌这种追求正派与邪派和平共处的侠义精神确实青出于蓝！

张三丰虽对正与邪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却非常厌恶蒙古官兵的行凶作恶、残害良民，所以时刻存着驱逐鞑子之心。例如他教导徒弟们在遇到元兵欺负百姓之时应伸张正义，除掉欺压人民的蒙古官兵。再者，当他出手相助常遇春时，对蒙古官兵说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金庸，2001：414）此处可看出他对蒙古官兵是无比的厌恶，无时无刻都想除掉残害良民的鞑子。从张三丰对于正与邪中立的态度以及驱逐鞑子之心，可知他是一位拥有至高侠义精神的一

代宗师。张无忌后来领导明教攻打元军，完成张三丰的理想抱负，也表现了他继承张三丰驱逐鞑子的精神。张三丰的精神以及思想都影响无忌，无忌之所以以张三丰为榜样，不仅仅是因为张三丰的为人以及思想精神值得学习，更因为他把张三丰当成亲祖父一般敬爱。

张无忌和张三丰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从无忌回到中原到他与张三丰分离前往蝴蝶谷治病只有短短两年多，但他们的感情却已无比深厚，无忌更“视张三丰如亲祖父一般”（金庸，2001：421）无忌在与张三丰分别之时，“我是舍不得太师父才哭，别人打我，我才不哭呢”（金庸，2001：422）他因为舍不得太师父而流下男儿泪。张三丰托付常遇春带无忌前往蝴蝶谷治病之时，因为放心不下把爱徒之子交给魔教中人而犹豫不决。此处也隐然看出张三丰是非常重视和关心无忌的安危的，此也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祖孙之情、跨代之情。

到了后来，无忌练就了九阳神功医好了玄冥神掌的阴寒之毒，摆脱了受阴寒之苦的煎熬。他在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之时与师伯、师叔们相继相认，然后在赵敏冒明教之名欲灭武当派时及时赶回武当山，在情势所逼之下假扮武当道童，并以太师父的独创武功——太极拳、太极剑向赵敏麾下讨教武功。张无忌此前原为前往冰火岛将义父谢逊接回中原，但他与明教众人在途中中了赵敏的“十香软筋散”之毒、遇上殷梨亭受金刚指力所伤，从而往嵩山少林寺走一趟。不料在他们抵达后发现少林寺早已被埋伏，并在罗汉像背后发现了“先诛少林，再灭武当”（金庸，2001：949）之字眼，透露了武当派正处于危急之中。由于无忌不清楚宋远桥等人是否已回到武当山，而此刻武当山只剩张三丰、俞岱岩以及若干第三代弟子驻守，这使张无忌不禁担忧起来，并立即赶往武当山。

张无忌回到武当山后假扮服侍俞岱岩的小道童清风，先是见了俞岱岩，后便抬着他到后山小院去见其师父张三丰。起初张三丰以及俞岱岩并没有马上认出无忌，无忌在时隔多年后再见到太师父，“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金庸，2001：959）“喜”是因为与太师父分别多时后重逢的喜悦；“悲”是因为再次见到的太师父已是多增几分苍老，因而感到悲伤，从而“忍不住眼泪便要夺眶而出。”（金庸，2001：959）

此时情势紧急，张三丰在后山小院传授了太极拳予俞岱岩，并要求他在必要时忍辱传艺，定要以传授他所创制的太极拳以及太极剑为重。张三丰传授太极拳之时，张无忌亦在旁观看，他在这当中所领略的精髓甚至比师伯俞岱岩还来得多。张三丰的每一个口诀、招式，都令无忌有“初闻大道、喜不自胜之感”（金庸，2001：964）张无忌对于张三丰的武功继承便在此时拉开序幕。

张无忌假扮武当道童，一开始是试图给师伯以及太师父惊喜。当情势逼至他不得不出手之时，他顺势就以武当派弟子的名义，向假冒他的明教教主——张无忌名义的赵敏的麾下高手过招。在比武的过程中，无忌有意显扬武当派的威名，每一招皆用张三丰所创的太极拳，自己的武功一概不用。张三丰也在必要时指点他武功的秘诀，让他得以对付赵敏手下的各个高手。在第一场比武时，阿三使用金刚指力，使得无忌只有躲闪逃避。无忌心想乾坤大挪移虽然能伤及他，但不能逼他拿出能治金刚指力所伤的“黑玉断续膏”。张三丰见此情况就当场给无忌指点，道出太极拳的“圆转不断”之意，无忌领悟了并以一招“云手”打败阿三。

无忌在与阿二过招后便被赵敏认出他是明教教主张无忌，无忌便借机申明了自己的身份且与太师父相认。张三丰见此力败西域少林两大高手的少年竟是无忌，甚是“惊喜交加”（金庸，2001：989）后道：“翠山可有后了”（金庸，2001：989）让张三丰最欢喜的不是无忌卓绝的武功，而是他的爱徒之子尚在人世，翠山的骨血得以保住。此处隐然可见张三丰与张翠山之间深厚的师徒之情，同时带出了张三丰与无忌之间的祖孙情谊。

无忌接着与阿大——方东白，人称八臂神剑交手，而对方的武器为倚天剑。无忌看对方武器正是倚天剑，正烦恼应如何应对那锋利无比的倚天剑而踌躇之时，张三丰即说他要把一套太极剑传给无忌，以与方东白过招。而此“太极剑法”亦在众人面前传授，不到半个时辰这套太极剑法就教完，并且使用的武器竟是木制的假倚天剑。张三丰以这把假倚天剑演示了一遍“慢吞吞、软绵绵的剑法”（金庸，2001：993），随后便问无忌记得与否，当无忌说已忘了一大半之时，张三丰再次使了一遍剑招，然而这次所使的剑招竟与方才使的完全没有一招相同。这让众人陷入疑惑之中：其一，这等慢速度的剑法如何用来对敌过招？其二，张三丰两次所使的剑招完全不同，如何记住并用以对敌呢？张三丰第二次使完剑招之后，无忌沉思后向太师父说道已忘得干干净净了，张三丰听了竟然称妙，要无忌开始与方东白讨教剑术。其实张三丰所传的乃是“剑意”，他之所以使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剑招，目的在于要无忌把剑招忘得一干二净，才能得悟太极剑的精髓。无忌以太师父所传的太极剑这套武功，以木剑战胜了宝剑，打败了方东白，逼退了赵敏等人。

张无忌在事后便发号施令安排明教等人任务，张三丰见他这般小小年纪，竟能管束明教、天鹰教等武林大豪，甚至引他们走上正途，觉得是件了不起之

事，认为“翠山有后”（金庸，2001：1000）为此感到甚喜，“忍不住捋须微笑”（金庸，2001：1000）此处亦可看出张三丰对于无忌这位徒孙能够学成他所创的太极拳以及太极剑，感到欢喜之外；亦对其能够统率明教、天鹰教等大魔头而感到欣慰，因为爱徒的唯一命脉不仅尚在世，且拥有一番不凡的作为！

张无忌身为张翠山之子，且张翠山与其师父的感情如同父子，张三丰更视无忌为孙子般看待，无忌也把张三丰当成亲祖父一般敬爱，二人建立了感人的跨代之情。张无忌本身所具备的侠义精神，以及极高的悟性让张三丰对他更为欣赏和喜欢。张三丰在无忌小时候传授过部分九阳神功给他，到了后来传授他独创的武功——太极拳及太极剑，这些都是无忌对于他武功的继承。在精神继承方面则是无忌以明教教主身份把魔教中人引上正途，此让张三丰感到欣慰及对其更为欣赏。

第五章 结语

张三丰自武当七侠拜师以来，像父亲一般的对他们多加督促和教导，不仅传授武功给他们，还教导他们为人之道，嘱咐他们行侠仗义。武当七侠在江湖上行事光明磊落、涵养高深，所以被冠上“侠”名。这皆归功于他们的师父张三丰，正因为张三丰教导出这七位行侠仗义之“侠”，才得以让他们在江湖上拥有极高的威望。武当七侠在拜师学艺之时因与师父朝夕相处，日受影响，故不仅继承了师父的武功，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

武当七侠在江湖上的际遇有些坎坷，从俞岱岩遭到陷害而全身残废，到张翠山因愧对师兄而选择自刎，再到莫声谷被宋青书杀害，张三丰身为百余岁的老人家，竟要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子之痛，不禁令人唏嘘！在俞岱岩受重伤导致手足残疾，武功全失时，张三丰身为师父因无法治好爱徒的伤，以及不知他受伤的原由，从而深夜难眠，此处显现出他疼爱徒弟的情感。而当他看见爱徒身受重伤时，双手竟微微发颤、露出惶惑之色，隐然可知他们师徒之间深厚的感情。正因为感情深厚，才能让凡事都淡然而张的张三丰在面对徒弟身受重伤时，流露出哀痛不已的感伤。

此外，张三丰与张翠山情同父子的师徒之情是《倚天屠龙记》中感人的环节之一。他们二人在久别重逢后的紧紧相拥，以及喜极而泣的画面让读者感动不已。当张翠山自刎时，张三丰因哀痛而流下了男儿泪，且因自己无法阻止这悲剧的发生而质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变得消极，此情节将二人情逾骨肉的感情感表达得深刻感人。张三丰平日淡然而行的行事风格，在遇到爱徒受重伤、面对

爱徒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之时，竟会惶惑、哀痛，证明了他与徒弟们之间深厚无比的情感，这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师徒之情，彼此之间的感情更似父子。

至于让读者感触极深的一幕为张三丰亲自击毙宋青书一事。宋青书是张三丰爱徒之一——宋远桥的亲子，但由于宋青书执迷不悟、为情所惑，做出了败坏师门的事情，因而被张三丰一掌击毙以清理门户。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种情景之下，杀徒之仇不容带过，亦不想宋远桥为难，所以张三丰亲自清理门户以护周全。此处看出虽然张三丰平日对徒弟们疼爱有加且生性诙谐，能与徒弟们谈笑风生，但在徒弟犯错之时，亦不会偏私，定会秉公办理。在宋青书弑叔事件中，张三丰按照门规处死宋青书、革除宋远桥掌门之职，表现了张三处事公正的风范，也正因为师徒情深，所以他更以严厉的方式来教导徒弟。

张三丰与张无忌二人的跨代之情也是《倚天屠龙记》中感人的环节，他们二人的感情可谓是缘起于张翠山。张无忌是张翠山的独子，张三丰因为爱徒心切，在爱徒死后，即把对徒弟的关爱以及疼惜转到无忌身上。从无忌对于张三丰在武功以及人格精神上的继承，可以看出张三丰对无忌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从无忌回到中原到离开武当山，他们的相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多，但彼此之间却建立了感人无比的跨代之情：张三丰把无忌视为亲孙子般疼爱，无忌也把张三丰当成亲祖父一般敬爱。张三丰与张翠山的师徒情深，造就了张三丰与张无忌的祖孙之情、跨代之情。

总结而言，如金庸先生在小说后记里所说，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于“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金庸，2001：1662）：张三丰与武当七侠之间的师徒之情正显现出男子与男子之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在江湖上所遭受的不幸经历，可以从张

三丰的情感表现中，表达出他与武当七侠之间深厚的师徒之情。一位百余岁的一代宗师，一生经历了无数境遇始终淡然自若的他，因徒弟们接二连三的遭到不测而感到哀痛不已，这让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师徒之间真挚又深厚的感情。

参考文献

一、专书

1. 陈墨（2015），《赏析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
2. 陈墨（2015a），《初探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
3. 陈墨（2015b），《重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
4. 陈墨（1995c），《金庸小说赏析》，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5. 陈墨（2015d），《形象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
6. 陈墨（2015e），《人论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
7. 杜南发等（1997），《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8. 戈革（2008），《挑灯看剑话金庸》，北京：中华书局。
9. 葛涛（2007），《金庸评说五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0. 金庸（2001），《倚天屠龙记》全四册，香港：明河社。
11. 翁灵文等（1997），《诸子百家看金庸》（三），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12. 吴霁仪（1997），《金庸小说的情》，台北：远流出版事业。
13. 吴霁仪（1998），《金庸小说的男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
14. 严家炎（2007），《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期刊论文

1. 高启斌、王彧（2014），〈金庸小说中的侠与情〉，《美与时代：学术（下）》，2014年第9期，页92-94。
2. 王雅萌（2009），〈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兼论张无忌的性格塑造〉，《安徽文学》，2009年第7期，页149-151。
3. 吴金霞（2008），〈论金庸小说对张三丰形象的演绎〉，《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4卷第3期，页19-20。

三、学位论文

1. 郭吉仓（2014），〈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侠义精神〉，未出版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桃园。
2. 刘玉华（2007），〈金庸《倚天屠龙记》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屏东。